

怪物之子

THE BOY AND THE BEAST

[日] 细田 守 / 著

[日] 山下高明 / 绘

枯山水 / 译



台灣出版社

怪物之子

THE BOY AND THE BEAST

[日] 细田 守 / 著
[日] 山下高明 / 绘 杨山水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物之子 / (日) 细田守著; (日) 山下高明绘; 枯山水译. —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168-0983-9

I. ①怪… II. ①细… ②山… ③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7930号

原著名: 《バケモノの子》, 著者: 細田守, 绘者: 山下高明, 日版设计: 鈴木久美
The Boy and The Beast

©Mamoru Hosoda 2015

©2015 THE BOY AND THE BEAST FILM PARTNERS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5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6-6657

本书为引进版图书,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、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,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。特此说明。

怪物之子

著 者 | (日) 细田守 绘 者 | (日) 山下高明 译 者 | 枯山水

责任编辑 | 刘 路 特约编辑 | 马佳林
装帧设计 | 罗智超 版式设计 | 罗智超
责任印制 | 蔡 旭

出版发行 |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,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 |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 |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 |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 | thcbs@126.com

印 刷 |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| 890mm × 1240mm 1/32

字 数 | 142千

印 张 | 7

版 次 | 2016年9月第1版

印 次 |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978-7-5168-0983-9

定 价 | 3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

目 录

CONTENTS

序章	001
莲	007
熊彻	021
衣钵之争	037
徒弟	059
修行	087
枫	111
父亲	129
竞技场	151
黑暗	173
心中的剑	193
尾声	213

序章

THE BOY AND THE BEAST

“……你们还真是纠缠不清啊，为什么对那家伙如此感兴趣？没错，我们很了解那家伙，不过就算你们像烧鸡似的半张着嘴问我，我也不会轻易就津津乐道于此事的。听好了，对我们来说，那家伙非常特别。他与众不同，自成一格。与他共处的种种回忆是那么弥足珍贵，我怎么可能随便告诉你们这些不速之客？慢走不送。听到没，赶紧回去吧。”

“你也别太装模作样了，多多良。告诉他们也无妨吧。那家伙是非比寻常的，对我们来说如此，对于这几位来说也是如此。如今，坊间到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。这几位不远万里来到我们的草庵，无非就是想听听那家伙的故事。而最熟悉他的过往经历的，除了你我没人了吧？”

“这倒是没错。”

“路上辛苦了。你们别客气，先进来吧。”

“喂，百秋坊。”

“你们几个，要不要喝点露茶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哦，想喝是吗？那就好那就好。壹貳叁肆伍陆柒捌（注：此处原文用的是日语中较为古老的数数法）……怎么样，多多良？你就给这些年轻人讲讲那家伙的故事吧？”

“你当真？”

“你们不用这么紧张。这个叫多多良的男人只是说话难听了点，其实心里早就想和别人好好聊聊那家伙的故事了。正因如此，我们草庵的访客总是络绎不绝。来，这是露茶，赶紧趁热喝。来来来，也传给站在后边的人吧。”

“我说你们几个，该不会打算就这么站着喝茶吧？真受不了你们啊。”

“呵呵呵。”

“地方太小，你们靠拢点围坐成一圈。好吧好吧，我们讲给你们听，下不为例。机会难得，都竖起耳朵好好听着！对了，百秋坊……也给我来杯露茶吧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*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应该说也不是那么久，算是不久之前的事吧。”

“当时，世上怪物聚居的城镇为数众多，但鲜有涩天街这么热闹的。流过这里的河流因富含铁质而呈现出浑浊的涩色（红褐色）。在河水长年累月的侵蚀之下，这里逐渐形成一道钵状的深谷，如今约有十万三千头怪物在此定居。有一天，一直管束着这帮怪物的宗师老爷突然宣布引退，说是要上界成仙。”

“古来传说有所谓的八百万神明，所以你们也应该知道，这世上的神仙多了去了。不只是怪物，这天上地下、山里海里，哪怕是路边野花虫豸的生死，都无时无刻不受到神的赐福。就连那些名为‘人类’的丑陋生物，慈悲为怀的神明也一视同仁地护佑着。这些

神明，都是我们这些怪物转生而成的。可以这么说，怪物乃是世间万物和神仙之间的过渡产物。但也不是所有怪物都能位列仙班，比如你们——就算脱胎换骨了，这辈子也别指望成仙。在我们之中，只有德高望重的怪物才能获此殊荣。”

“宗师老爷名为‘卯月’，有着白兔的外形，留着两撇长长的泥鳅胡。他总是面带微笑，看起来沉着稳重，更是涩天街有史以来最强的武术高手。据说宗师老爷因年事已高而提出辞职，还留下一句话：‘在我考虑转生为什么神明的期间，大家先做好准备，选出新宗师吧。’”

“这下镇上可炸了锅，听说宗师要引退，所有人都着实吃了一惊。大家沉浸在落寞与不舍之中，纷纷叹惋此事，但也都为宗师能够成仙感到高兴。然后怪物们就想：如此一来，涩天街这宗师的位置该由谁来接任？谁比较合适呢？”

“力量强大，风度大方，品行端正——这是继任者的先决条件。”

“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怪物的天职本就是‘侍奉神明的武者’，而‘武者’自然得武艺高超——至少从传统观念上来说是这样。所以要成为宗师，首要条件就是拥有强大的力量。虽说不管哪里的怪物城镇都能看到不少手持武器的武士，但在涩天街，只是力量强大还不足以得到众人的尊敬。精神力量强大的证明——勇气、统率能力以及声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其次是‘风度’，宗师老爷自不必说，这继任者必须威严端庄，足以代表涩天街的全体居民。最后是‘品行’，身为涩天街的代表，人格当然要十分健全。在十万怪物当中，又有谁能满足以上全部条件呢？”

“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名叫猪王山的野猪怪物。他为人沉着冷静，

勇猛果敢，是个有众多徒弟追随的男子汉。除了担任元老院议员之外，他还是武术馆‘涩天街见回组’的掌门人。猪王山膝下有两个儿子，分别唤作一郎彦和二郎丸。条件上来说他可谓完美无瑕，坊间也风传他是下任宗师的不二人选。”

“此外，还有一名怪物被推举为候选者，名为熊彻。这个怪物就如其名，脸庞像熊一般满是绒毛，永无止境的体力能与猴子并驾齐驱，有事没事就乱挥他那把引以为傲的大太刀。身为武者，他身强力壮，大家都说单论力量的话，连猪王山都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“不过这家伙稍微有点麻烦。力量强归强，个性却相当粗暴，桀骜不驯。他太过我行我素，所以连一个徒弟都没有。”

“更不用说后代了……”

*

“就在那时候，‘那家伙’从怪物世界之外——也就是‘人类’世界来到了这里。”

“你们几个去过‘人类’的世界吗？应该基本都没去过吧。怪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看似彼此隔绝，但其实自有联系。现在的人类世界看起来物质文明发展得相当迅猛，但作为社会基础的制度、技术、生活方式等智慧产物很多都是从怪物世界传过去的。比如人类对于神明的各种认知和概念，就基本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和知识。

“相对的，我们的世界中某些琐碎的玩意儿又是从人类那边传过来的，其中之一便是‘文字’。怪物世界更推崇‘思想’，因而对‘文字’有些排斥，这个你们知道吧？正如先贤所说：‘智慧乃是活

物，绝非文字这种死物所能书写留传。若是入画，倒还差强人意。’可你去人类的世界瞧瞧，放眼望去大街小巷里全是文字，让人头皮发麻，甚至会怀疑人类是不是已经被文字支配了。”

“我们和人类的世界就是如此大相径庭，因此——”

“嗯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如果要讲述那家伙的故事，势必就会谈及人类的处事方式，这可不是我们怪物所能表达清楚的，讲起来难度不小。”

“所以说啊……”

“所以说，接下来我要借那家伙的口来讲述这个故事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我们会‘变’成那家伙，从他的视角来讲述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不像吗？那家伙可没长这么一张老猴子脸？就你话多！”

“哈哈，接下来你们也得稍微忍耐一下我这干巴巴的猪鼻子。别担心，在这昏暗的烛光中，听着听着，你们就会觉得我们这副穷酸相也渐渐变成那家伙的精悍容貌了。

“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”

“那就让我们开始吧……”

莲

THE BOY AND THE BEAST

九岁那年夏天，我孤身一人。

涩谷的夜晚弥漫着湿气，QFRONT 大厦（注：位于东京涩谷的商业大厦，是涩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建筑表面是滚动播放着各种广告的大型高清屏幕）的巨大屏幕上不断闪烁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影像，播放着刺耳音乐的大型货车悍然驶过。每当交通灯变绿，行人自由通行的十字路口上，络绎不绝的人群便来回穿梭。每个人都打扮入时，欢笑声和鞋跟擦地声不绝于耳。

我正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，穿着不合身的T恤，一头乱蓬蓬的头发。我好几天没洗澡了，身上脏兮兮的。因为经常饿肚子，身体显得十分消瘦。我手上还提着一个便利店的袋子。

每个和我擦肩而过的人看上去都幸福而悠哉，我狠狠地瞪视着那一张张似乎无忧无虑的脸。

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饿鬼，是这个世界的弃儿。

在道路前方，身强力壮的警察正扯着两个少女的胳膊，拖往车站前的派出所。

“快点过来。”

“放开我！”

“你们这是离家出走吧？”

“才不是！”

“撒谎是没用的。”

为了不被警察发现，我偷偷混入人群之中，趁着交通灯还没变红，穿过马路，钻进中心街的大门。大道上设有好些个半圆形的防盗摄像头，任何可疑人物都逃不出它们的法眼。我小心翼翼地前进着，最后消失在摄像头的死角之中。

从熙熙攘攘的大道拐入一条小巷后，一切瞬间消停下来。四下无人，只有自动售货机泛着寒光。入口处满是涂鸦的仓库，楼房的外接管道，空调的室外机，堆得乱七八糟的纸箱，塞满烟头的台座式烟灰缸——这里是那些在大道上揽客的店员临时休息的场所，只是现在正好空无一人，看来那些店员忙得都没时间休息。

我靠在仓库门上，缓缓坐下身来。

我从袋子里取出面包，撕了几条放进嘴里。已经开封好几天的面包十分干硬，咀嚼起来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干涩声响，但这是我现在唯一的食物。短裤口袋里的几张一万日元纸钞和零钱是我的全部家当。我一边慢慢啃着面包，一边在脑中盘算总共还剩多少钱。

这时——

叽。

我听到轻微的震动声，猛地抬起头来，但只看到一个空饮料罐从塞得满满当当的垃圾桶口滚落到沥青路上。

“嗯？”

——叽。

空罐后边有一对小小的眼睛正窥视着我。

老鼠？不对，这小家伙比老鼠更加娇小，一身白色长毛看起来十分蓬松。未知的小生命紧盯着我看——不，准确地说是盯着我手中那干巴巴的面包。

“好吧，你等等。”

我撕下一片面包放在手心，递到那小家伙面前。小家伙一开始有些戒备，躲在空罐后边缩着身体。见状，我将面包放在地上，收回了手。

“别怕，吃吧。”

我这么说完后，一开始它还是没有动静，来回看了看我和地上的面包，这才从空罐后边爬出，用小嘴咬住面包“咔嚓咔嚓”地嚼了起来。

“你也是从哪里逃出来的吗？”

我自言自语般问道。

小家伙用它的小眼睛看着我，只是眨了眨眼。

我当时孤身一人。

几个陌生的成年人造访了我和母亲居住的公寓。

家里的东西都被麻利地装进了纸箱中。没过多久，用透明胶封好的纸箱便堆在了一起。母亲的衣服、鞋子，甚至床铺都被一件件搬了出去。

“差不多该走了，莲。”

舅舅捋起袖子看了看表，唤了我的名字。指挥搬家公司工作的是舅舅和其他几个本家亲戚。我则窝在房间靠窗的一角，双手抱膝，低头不语。

“请问一下，这个要怎么办？”

搬家公司的人有些疑惑地问道。“那个就搬到这边吧。”本家的舅妈回答。我抬起头，看见餐桌上放着香炉，插在里边的线香正兀

自冒着微微青烟。那里还有装着喉结的分骨灰罐（注：在日本一些地区，出于意愿可将死者的遗体分处安葬，遗骨一般分为肋骨和喉结骨头，肋骨装进主骨灰罐安放在墓地，喉结骨头装进分骨灰罐放在自家佛坛或其他地方供奉）和立着的照片，相框中的母亲还是生前的模样。

我直勾勾地看着桌上的东西。

舅舅说：“莲，妈妈突然去世，你肯定很伤心，但既然是交通事故，我们也无可奈何。今后本家会作为你的监护人收养你，知道吗？”

“你是咱们家族这一代唯一的男丁，也是重要的继承人，今后我们会好好抚养你的，你会活得自由自在。”

我在心中思考舅妈所说的“自由自在”具体是什么意思。听说我们家族相当富裕，在市中心拥有好几处房产，但我基本没有和眼前这几位亲戚打过交道。

照片从相册中滑落出来，上面那张父亲的脸庞在我眼前一闪而过。那还是以前一家三口住在小公寓时拍的照片。三个人拍照时挨得紧紧的。那时的我们非常快乐。我年纪还小，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睦睦，全然没想过如今会落得这般田地。

“莲，听到了就回个话！”

舅舅的声音高了八度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说话总是这么大声。当初就是他突然带着律师来到我家，强行将父亲和母亲分开的。而这多半和我是“家族这一代唯一的男丁”“重要的继承人”有所关系。在这之后，母亲便成天以泪洗面。这些人总是这样，为了事随人愿，就众口一词。

但比起本家的亲戚，我更生父亲的气。当初母亲都哭成泪人了，为什么他没有半点表示？为什么对本家那些家伙听之任之？

我问舅舅：“爸爸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忘掉那个人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他可是我爸爸呀。”

“你知道你妈妈已经和那人离婚了吧？监护权在咱们这边，所以那人已经和你没关系了。”

“那我就一个人过日子。”

“小孩子说些什么呢？你一个人要怎么过？”舅舅嗤之以鼻。

我恶狠狠地盯着他的鼻子。

“就算一个人我也要活出人样来！我要变强，然后报复你们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莲，你……”

“我最讨厌你们了！还有爸爸，所有人都讨厌死了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我就飞奔出去了。

涩谷的夜晚再度降临。

趁时间还不是太晚，我得先找个能安身的地方——既能遮风挡雨，又不会被人发现，足以让我度过这漫漫长夜的地方。但今天运气不佳，以往我过夜的地方要么已经被人捷足先登，要么正在施工，要么满是夜里出来游荡的闲人，我只能不断物色其他合适的地点，双腿变得越来越沉重。

路上时不时能看到抱着孩子的家长，每看见一次，我的胸口就禁不住揪痛。每个孩子都依偎在父母怀中，看起来何等幸福，既悠哉又无忧无虑。

一个声音在我的心中回响。

（我恨你们……）

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突然炸裂开来。

（我恨你们……恨你们所有人……）

情绪仿佛要喷薄而出，敲打着心扉，几乎要将胸口震碎。我拼命忍耐，但越是抑制，这种情绪就越激荡。

（我恨……我恨你们……我恨你们所有人……）

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诅咒，我在诅咒那些讨厌的本家亲戚，诅咒不向自己伸出援手的父亲，诅咒除我之外所有幸福、悠哉、无忧无虑的人们。

（我恨……我恨你们……我恨你们……我恨你们所有人……）

诅咒的话语在内心深处不断激烈地重复着，让我愈发痛苦，难以忍受，感觉不吐不快。

终于就在这一瞬间，诅咒伴随着令人恐惧的力量从我胸口涌出。

“我恨你们！”

我终于喊出了声。

身边的大人纷纷停下脚步，朝我这边看过来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受不了这些齐刷刷集中在自己身上的视线，只得背过身去。甚至有人走近前来，向我伸出手，关切地问我“怎么了”，但我只是挥开对方的手，逃也似的跑开了。

仿佛要将刚才胸口中涌动的情绪遗弃在那个地方。

铿锵铿锵，电车从头顶上方呼啸而过。

高架桥下的自行车停车场里，我坐在杂乱摆放的自行车之间，将脸埋进盘起的胳膊中。今天只能在这儿过夜了，我整个人十分疲软，甚至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。